

1935年新年打响的强渡乌江战斗

■张磊 韩昀良

“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据说，要安全渡过乌江，必须具备3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然而，89年前，红军不仅没有结实的木船和深谙水性的舵手，还要面对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及国民党军的重兵阻击，却凭借过人的胆识谋略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在一周时间内全部渡过乌江天险，用一场漂亮的战斗书写了一个“伟大的开始”。

1934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然而，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继续调集重兵“追剿”红军。

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紧急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行动的方向问题。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原定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红军面临的第一道任务就是突破乌江天险。12月29日，红1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此时，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2个纵队正快速向中央红军展开追击。红军必须在敌重兵到达之前，迅速渡过乌江，向遵义靠近。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余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乌江对岸有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该师师长侯之担在回龙场至茶山关一带沿江部署了3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乌江，并配合“追剿”军薛岳部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

面对敌军的严防死守，红军没有畏惧。1934年12月31日，红军各部队照例召开新年同乐会，庆祝一年来取得的胜利，总结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并组织游艺会餐。由于此次同乐会是



红军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

在强渡乌江战斗前夕举行的，为适应战争形势，这次游艺会餐仅在较小的单位中简单进行，且主要内容集中在战斗动员上。同乐会上，红军各部队报告和讨论当前的战略方针，宣传强渡乌江的意义。“突破乌江”“拿下遵桐”“完成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新年”等成为当时的战斗口号。各部队经过动员后，进一步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于1935年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对岸守敌1个营随即向红军开火。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立刻组织火力压制。当晚，该团在乌江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组织强渡。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利用竹筏渡过乌江，消灭对岸守敌，占领滩头阵地，并掩护后续部队渡江。至4日，红1军团主力及红9军团在此渡口渡江完毕。

与此同时，红1军团第2师师长陈光率领第4团为前卫，于1月1日行至江界河渡口。为了解对岸敌情，前卫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发现渡口大道是敌军防御重点，工事坚固且守兵较多。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一条小的横路与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行人，敌军对此疏于戒备。因此，师、团领导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小道。强渡由第4团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7位水性较好的战士泅渡。本来他们打算拉绳索架桥，但绳索被敌军炮火炸断，首次强渡失败。到了深夜，第4团利用夜暗，在上游水流较缓的老虎洞处，组织18人乘3只竹筏进行强渡。由于水深浪急，2只竹筏被水流冲回南岸，1只竹筏不见踪影，第二次强渡再告失败。

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第4团，向师、团领导说明追敌

薛岳兵团已离这里不远，要求第4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会有背水作战的危险。该团按照军委指示，紧急动员，绑扎60余个竹筏组织强渡。上午9时许，强渡乌江战斗打响。除继续对江界河渡口组织小队佯攻外，主力则在渡口上游实施强渡。执行强渡任务的突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掩护下奋勇前进，当竹筏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下潜伏一夜的毛振华等5名勇士，适时向敌军发起攻击，接应强渡部队登岸，打垮了守敌。

此时，敌军预备队赶了上来。由于敌军居高临下，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第1营被迫退守江边。紧急时刻，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连打3发迫击炮弹，命中目标，压住了敌军反扑势头。红军乘机反攻，敌军全线溃退。工兵部队则快速架起浮桥，至3日，军委纵队 and 红5军团由此相继渡过乌江。

1月5日，红3军团进至茶山关渡口，先头部队第10团开始渡江。该地敌军在得知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已经失守后，不战而逃。6日，红3军团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至此，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以落空而告终。1月15日，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以《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为题，对此次战斗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开国少将肖锋在参加强渡乌江战斗后，曾挥笔写下《强渡乌江》：“乌江长来乌江弯，十里堤岸十八滩……绳子藤条绑带爬，何惧山高何惧难……紧据战争主动权，红军机智胜过天。”这首诗记录了强渡乌江战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过程，展现了红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秀品质。

史说新语

一把见证革命历程的手枪

■李卫玉



链接历史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珍藏着一把左轮手枪。这把手枪长21厘米、宽17厘米，见证了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的革命历程。如今，参观者通过这把手枪学习新四军的光荣历史，感受新四军将士为了民族解放殊死搏斗、顽强奋战的“铁军”精神。

赖传珠，江西省赣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之后，赖传珠跟随毛泽东、朱德等先后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剿”斗争，为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红军作出贡献。1936年西安事变后，赖传珠在甘肃合水县认真贯彻落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抗日力量。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为加强新四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八路军陆续抽调干部到新四军工作。12月，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赖传珠，接到前往新四军的调令。了解新四军的现实困难后，赖传珠第一时间表态服从命令，立即率领第一批抽调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约30人从延安动身，于12月23日到达武汉，与叶挺、项英会合。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大会在汉口召开，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各部陆续建立和健全起来。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赖传珠，立即和同志们一起投身到繁忙的组编工作。在新四军组编过程中，薪饷和装备困难十分突出。为充实新四军力量和解决经费问题，叶挺四处奔走、多方联系，募集到大笔经费购置武器和药品等，其中就包括从香港购买的3600把手枪。

这3600把手枪改善了新四军的装备。赖传珠也分到了一把，他随身携带、日夜不离，更加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赖传珠一面协助叶挺、项英组织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工作，一面协助参谋长张云逸主持参谋工作。仅3个月时间，赖传珠与同志们胜利完成散处在南方8省14个地区40余个县的红军游击队下山、开进、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任务。

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后，这把手枪

跟着赖传珠踏上新的革命征程。抗战时期，他与枪一起度过了皖南事变的悲痛时光，一起见证了无数次大小战斗的胜利，盐（城）阜（宁）、苏中和淮海抗日军民反“扫荡”和新四军战略大反攻等多个战役战斗，都留下了他指挥的足迹。抗战结束后，赖传珠被调往东北战场，他带着这把手枪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而后率部挥戈南下，解放赣西北和赣西南。新中国成立后，他跨海作战，率部收复海南岛和万山群岛，随即全身心投入军队的干部工作，直至生命尽头。

2007年，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筹备陈展提升，并向社会发布征集文物的号召。得此消息后，赖传珠之子赖小津有感于这把枪代表的重大意义，向上级申请将此枪捐赠给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赖传珠使用过的左轮手枪，现收藏于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喷火坦克的“前世今生”

■彭生治 罗健

1935年，意大利军队在入侵埃塞俄比亚时，使用了一款近距离喷射火焰的特种坦克，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坦克和便携式喷火器相继问世后，虽然很多国家都研制过喷火坦克，但将喷火坦克用于实战还是首次。

喷火坦克是装有喷火装置的特殊坦克。喷火装置由喷火器、燃烧剂贮存器、高压气瓶或火药装药、控制器等组成。燃烧剂在高压空气或者火药气体压力的作用下，高速喷射出去，并经过电火花塞点燃纵火，喷出发出强烈的火焰，起到“火攻”的杀伤破坏作用。此时，这“一把火”的威慑和攻击力，比起机枪弹和炮弹还要大得多。喷火坦克主要用于近距离喷射火焰、杀伤有生力量和破坏军事技术装备。进攻时，喷火坦克可用于为部队开辟通路，扫除进攻途中的火力点；防守时，可为前沿防守部队设置火障，对付突击步兵，常能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用。

二战期间，有“钢铁火神”之称的喷火坦克得到广泛运用。苏联OT-34喷火坦克、英国“鳄鱼”喷火坦克等纷纷亮相，伴随步兵支援冲锋，为盟军创造出不少辉煌战例。

1939年，苏联红军与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之间爆发了诺门罕战

役。此次战役中，苏联的喷火坦克喷射出的火柱将隐藏在战壕、洞穴和地堡内的日军烧得四处溃逃。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将M3“撒旦”喷火坦克和M4“谢尔曼”喷火坦克等投入战斗。美军靠着喷火坦克坚固的装甲，迅速抢滩登陆，然后开进到日军的山洞或明碉暗堡跟前对其一阵“火攻”，立刻将负隅顽抗的日军烧得鬼哭狼嚎、灰飞烟灭。

虽然喷火坦克能在战斗中对敌人起到重大杀伤作用，但在战场上唱主角的还是数量众多的主战坦克。喷火坦克的特殊作用被逐渐淹没。此外，喷火坦克还存在杀伤距离有限的问题。二战过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陆战交战距离的延长，喷火坦克有些“鞭长莫及”，在地面战斗中鲜有运用。不过，喷火坦克并没有退出战争舞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研制出配备燃烧弹和温压弹头的山洞或明碉暗堡跟前对其一阵“火攻”，立刻将负隅顽抗的日军烧得鬼哭狼嚎、灰飞烟灭。

虽然喷火坦克能在战斗中对敌人起到重大杀伤作用，但在战场上唱主角的还是数量众多的主战坦克。喷火坦克的特殊作用被逐渐淹没。此外，喷火坦克还存在杀伤距离有限的问题。二战过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陆战交战距离的延长，喷火坦克有些“鞭长莫及”，在地面战斗中鲜有运用。不过，喷火坦克并没有退出战争舞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研制出配备燃烧弹和温压弹头的山洞或明碉暗堡跟前对其一阵“火攻”，立刻将负隅顽抗的日军烧得鬼哭狼嚎、灰飞烟灭。

虽然喷火坦克能在战斗中对敌人起到重大杀伤作用，但在战场上唱主角的还是数量众多的主战坦克。喷火坦克的特殊作用被逐渐淹没。此外，喷火坦克还存在杀伤距离有限的问题。二战过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陆战交战距离的延长，喷火坦克有些“鞭长莫及”，在地面战斗中鲜有运用。不过，喷火坦克并没有退出战争舞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研制出配备燃烧弹和温压弹头的山洞或明碉暗堡跟前对其一阵“火攻”，立刻将负隅顽抗的日军烧得鬼哭狼嚎、灰飞烟灭。

虽然喷火坦克能在战斗中对敌人起到重大杀伤作用，但在战场上唱主角的还是数量众多的主战坦克。喷火坦克的特殊作用被逐渐淹没。此外，喷火坦克还存在杀伤距离有限的问题。二战过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陆战交战距离的延长，喷火坦克有些“鞭长莫及”，在地面战斗中鲜有运用。不过，喷火坦克并没有退出战争舞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研制出配备燃烧弹和温压弹头的山洞或明碉暗堡跟前对其一阵“火攻”，立刻将负隅顽抗的日军烧得鬼哭狼嚎、灰飞烟灭。

以控制地的典范——

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的空袭作战

■薛闰兴

战例回顾

1944年2月20日至7月24日，盟军为保障诺曼底登陆战役的顺利实施，以美、英为主的盟国远征军采取极限出动、集中使用、重点突击等方式，对德国工业体系、交通枢纽、通信设施和重兵集团等重要目标实施了多波次、高频率、大强度、大规模的空袭，以连续不断的空中作战支援掩护地面登陆部队作战。盟军的空袭作战，极大削弱了德国战争潜力，沉重打击了德国军心士气，大量消耗了德军作战主力，确保了盟军诺曼底登陆战役的顺利实施。

战例评析

“直射”行动釜底抽薪。为削弱德国战争潜力，美、英空军从1943年7月起就采取大规模持续空袭、无源金属箔条干扰地面雷达等方式，对德国军事设施、工业体系和经济命脉等重要目标展开代号“直射”的联合轰炸行动。美、英空军通过对德国潜艇工厂、飞机工厂、交通运输线、石油工厂、主要城市长达9个月的大规模持续空袭作战，逐步摧毁并打乱了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致使德国战争潜力受到大幅削弱，极大动摇了德国国民的抵抗意志，为后续空袭行动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信息主导，火力主战”，是信息化战争的主旋律。要想占据战场主动权，就必须先发制人或后发先至，先敌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未来作战，更注重国家实力和战争潜力的综合比拼，指挥员及指挥机关应先敌运筹、先敌而动，以突然迅猛的信息攻击和精准可靠的火力突击，快速摧毁敌军作战体系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军工企业、交通运输、石油电力等目标，迫使敌无力久战、无心恋战。

密集侦察情报支撑。为获取登陆地区较为系统、相对完整的情报信息，美、英空军采取空中照相与目视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出动4500余架次侦察机重点对诺曼底地区展开广泛而精准的空中和海



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的美国空军轰炸机。

上侦察，获取了德军兵力部署、海岸防御配系、障碍设置、兵力集结地域、弹药库、油料库、物资库以及港口、机场、交通枢纽、桥梁等大量翔实而又准确的情报信息，为盟军在诺曼底地区实施登陆提供了指挥决策依据。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优先获得准确的情报信息，才能抢占先机，掌握主动权，进而获取战争胜利。情报是作战的先行官。信息化战争对情报的要求更高，海量真假难辨的情报信息加剧了“战场迷雾”的浓度，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应高度重视、提前谋划情报的收集获取、分析研判和处理分发，综合运用卫星侦察、技术侦察、谍报侦察等多种手段多源获取情报，基于人工智能系统快速融合、多法印证多途径情报信息，进而以精准可靠的情报信息为指挥员提供决策依据。

以控制地源头摧毁。为夺取战略制空权，盟军于1944年2月20日起采取集中兵力、猛烈轰炸、源头摧毁等方式，重点对德国的飞机制造厂展开针对性轰炸，致使德国飞机工厂70%的厂房设施遭受破坏，导致德国飞机产量迅速下滑，防空作战陷入后继无力的窘迫境地。随后，盟军采取全面破坏法国境内德军机

场、集中轰炸“第一弧形地带”德军机场、重点摧毁“第二弧形地带”德军机场等方式，分阶段有步骤地摧毁德军赖以实施防空作战的机场基地。德国空军作战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只能依托少数后备机场和野战机场零星组织小规模骚扰活动。盟军夺取并保持了诺曼底地区的战略、战役制空权。

盟国空军紧盯德军空中作战赖以生存的飞机制造厂、机场基地，采取溯源打击的方式削弱德国空军实力，夺取和保持了战略战役制空权。未来作战，溯源打击是毁敌作战依托、遏敌控敌最为有效的作战手段。指挥员应坚持体系作战理念，积极寻求维持敌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点，进而因敌施策、因材施教，灵活采取信息攻击、火力突击等手段毁敌作战依托，削弱敌作战潜力。

“铁路轰炸”阻敌增援。为高效限制德军强大战略预备队的机动能力，阻止德军有效增援诺曼底，盟国远征军空军采取建立空中封锁线、多点分散摧毁



空袭与反空袭作战